

唐宋官話南遷： 從語言接觸看“客家話”與閩南話的形成

劉鎮發
廈門大學中文系

1 簡介：“客家五次遷徙”與中原移民

羅香林在《客家研究導論》中，提出“客家五次遷徙”之說。在這個框架下，客家是一個在宋代才嵌入各個南方方言板塊中的“中原移民”。

羅香林認為，南方各個方言區是唐末以前就已經存在的。他把注意力集中在一群宋初才到達廣東、江西、福建的移民，認定他們是客戶，也就是“客家”。他的主要論點是，只有今天說“客家話”的南方居民才是“中原移民”，而只有“中原移民”才是比較純粹的中華文化保持者。因此他也有一個認識，就是南方其他方言由於比較早就形成，多與其他民族混雜，所以客家人是比較純正的漢人(羅香林，1933)。

但是他的假說存在一定的問題。事實上，根據羅氏的研究，以及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的人口資料，以及現今我們對南方方言的觀察，可以肯定：(1)宋初的到達廣東的客戶，主要集中在廣州附近，尤其是在端州(今肇慶)，粵北、梅縣反而很少有客戶(梁方仲，1980)。(2)南方省份，尤其是廣東、江西的居民，多數都有傳說或記錄他們的祖先，在唐末至宋代由北方南遷，而這些移民路線與“客家第三次遷徙”的路線吻合。(吳松弟，1997；羅香林，1933)(3)廣東、江西境內的方言，尤其是廣州話、梅縣話、南昌話，韻母結構相當相似，而且跟《廣韻》有直接的對應，而且比較缺乏文白異讀，如果只有梅縣話才是宋代從中原移植的方言，那其他方言跟梅縣話是什麼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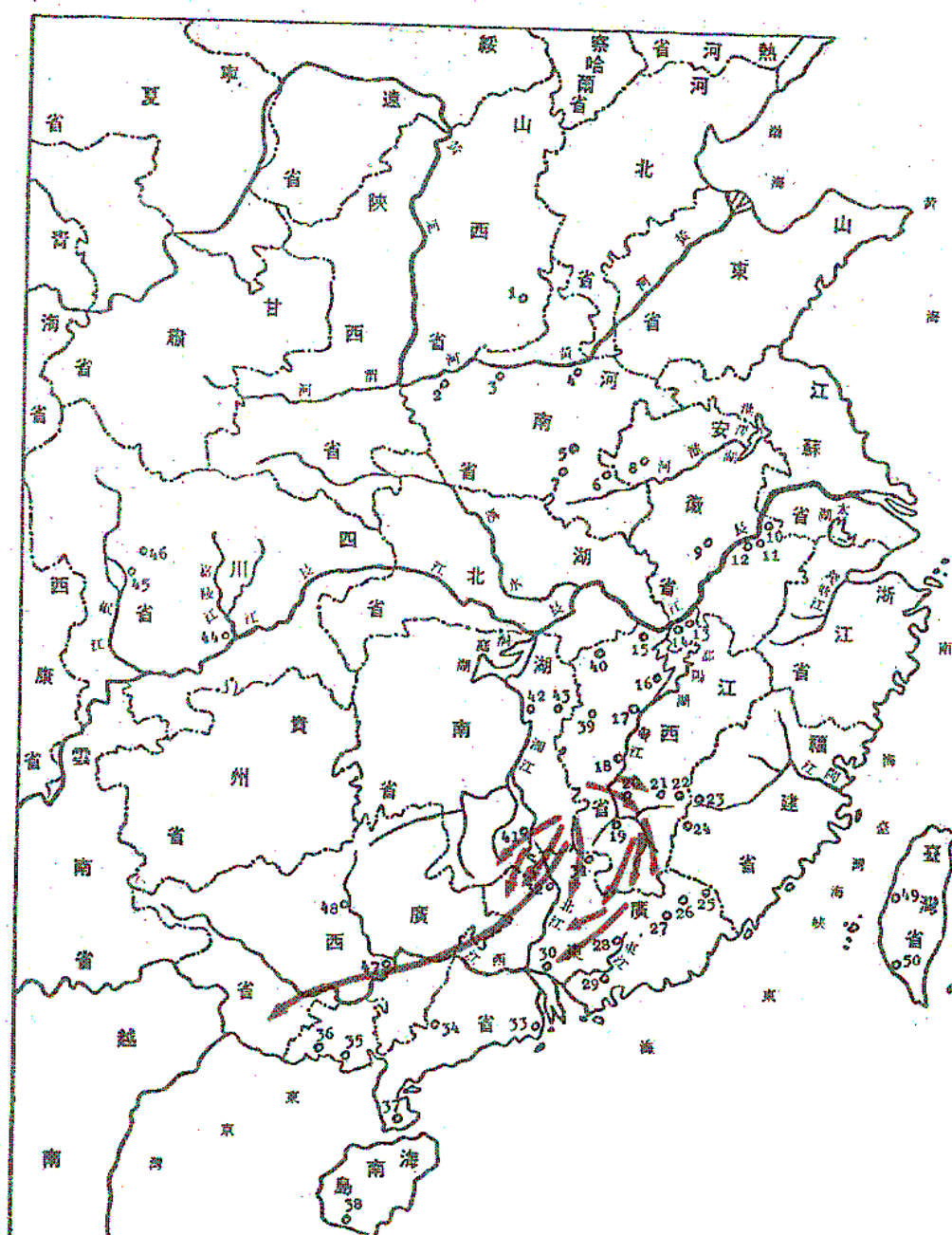
根據本人近年的研究，羅香林“客家五次遷徙”中的前三次所牽涉的人群，其實包括了今天大部份的贛、客、和廣東粵方言的使用者。其中的第三次在北宋的南遷，牽涉的主要是廣州、粵北和江西的人口(見圖一：羅香林描述的“第三次客家遷移路線”)，幾乎沒有傳說中的江西經閩西進入粵東的“客家人”。今天稱為“客家人”的人口，倒是在唐末已經從江西遷徙到閩西。他們繼續南遷到廣東已經是南宋了。因此羅氏“客家五次遷徙”中，反而把他們在第三次的遷徙中漏掉了。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些在唐末在江西，宋代移民到廣東的居民，和沒有繼續南遷的江西移民，操的還是中原帶來的唐宋官話。

因此，羅香林的假設即使沒有完全落空，他認定的南方方言，便只剩下有閩語和湘語，能夠一脈相承至今。而當時就算有唐宋粵語、唐宋贛語，也就在移民的浪潮下被吞噬了。不幸的是，後來的方言學家如袁家驊、李新魁等人卻借用了他的假設，假定了只有“客家話”才是唐宋“中原”的移植，其他的都是南方“古方言”。錯誤的觀點造成錯誤的認識，也割裂了各個唐宋官話之間的血脈相連的關係。

我們查看一下人口資料就知道。以廣州府的人口為例，在宋初短短 100 年間增加了七倍(梁方仲，1980)。不難想像，宋代以前中國南方各省的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在這股北方移民浪潮面前，都淪為弱勢語言。只有福建、湖南能在有條件下繼續保留(但不可避免地改造)，其餘的都抵擋不住這個浪潮的衝擊，在強大的人口和政經壓力下，轉移到唐宋官話。因此，現在無論是贛語、粵語和客家話，主要成份都是唐宋官話。今天稱為客家話的方言，無論在語音、詞彙和語法上，跟廣東、江西的方言大同小異。由於相信了羅氏“客家”論，只能從語言接觸去解釋。但接觸只能解釋了淺層的相似性，如果連遺傳因數都相同的話，那就是羅氏“客家”論的根基出現問題。

圖一： 羅香林描述的“第三次客家遷移路線”

圖線路移遷次三第



2 客家話是閩語化的唐宋官話

2.1 從語言特點看“唐宋官話後裔”

前面說到，“客家話”不是唯一的唐宋官話後裔。它和廣東粵語、江西贛語是攜手南遷的兄弟，操的是當時的官話，也就是唐宋官話。它們之間的差異主要是因為語言接觸。唐宋官話到了廣州一帶以後，把當時操古粵語、壯侗語的人口淹沒了，這些弱勢語言轉移到唐宋官話之際，也回饋一些自己的特點到唐宋官話中，形成了今天的粵語。江西贛語也是類似的情形，但跟廣東的情況不同的是，江西在多個交通便利的地點在明清以後受到官話的衝擊，造成它們向北方話靠攏的現象。而“客家話”則因為他們經過閩西這個經驗，沾染了部份閩語的特點，而形成一個特別的方言。

所謂唐宋官話，是指一個接近《廣韻》的語音系統，特點是十六攝互相能分的方言：果、假、遇、蟹、止、效、流的陰聲韻，跟咸、深、山、臻、宕、江、曾、梗、通的陽聲韻、入聲韻互不相干。唐宋官話的後裔方言，除了宕、江已經混同之外，蟹止、咸山、深臻、曾梗也互不混雜，而且保留中古的陽聲韻和入聲韻尾，並缺乏文白異讀。

滿足這些條件的方言，現在都在兩廣和江西。江西方言由於長期受到北方話的幹擾，部份地點已經逐漸失去這些特點。客家話也不是全部能保留，例如蟹止、曾梗已經受到明清甚至現代官話的影響，在文讀範圍已經混同，而且曾梗的韻尾也跟江西的方言一樣，混同到臻攝。看來保存得比較完整的只有廣州話等粵語方言。下麵以語音比較來說明。

表 1 江西、廣東各個方言點韻母比較

	歌果	借假	語遇	開蟹	界蟹	例/細蟹	寄止	叫效	求流	甘咸
廣州	ɔ	iɛ	y	ɔi	ai	ɐi	ei	iu	ɐu	ɐm
梅縣	ɔ	ia	i	ɔi	ai	i/ɛ	i	iau	iu	am
南豐	ɔ	ia	y	ɔi	ai	i	i	iau	iu	ɔm
奉新	ɔ	ia	i	oi	ai	i/ɛi	i	iɬu	iu	om
南昌	ɔ	ia	i	ei	ai	i	i	iɛu	iu	ən
北京	ɤ	iɛ	y	ai	iɛ	i	i	iɛu	iəu	an
	減咸	肝山	間	金深	巾臻	鋼宕	港江	興曾	青梗	弓通
廣州	am	ɔn	an	ɐm	ɐn	ɔŋ	ɔŋ	eŋ	iŋ, ɛŋ	oŋ
梅縣	am	ɔn	an	im	in	ɔŋ	ɔŋ	in	in, iaŋ	iuŋ
南豐	am	ɔn	an	im	in	ɔŋ	ɔŋ	iŋ	iŋ, iaŋ	oŋ
奉新	am	on	an	im	in	ɔŋ	ɔŋ	in	in, iaŋ	iuŋ
南昌	an	ən	an	in	in	ɔŋ	ɔŋ	in	in, iaŋ	uŋ
北京	ian	an	ian	in	in	aŋ	aŋ	iŋ	iŋ	uŋ

	鵠威	甲威	割山	急深	七臻	閣宕	角江	極曾	席梗	菊通
廣州	ɛp	ap	ɔt	ɛp	ɛt	ɔk	ɔk	ek	ik, ɛk	ok
梅縣	ap	ap	ɔt	ip	it	ɔk	ɔk	it	it, iak	iuk
南豐	ɔp	ap	uol	ip	it	ɔk	ɔk	ik	ik, iak	yk
奉新	op	ap	ot	ip	it	ɔʔ	ɔʔ	it	it, iak	iuʔ
南昌	ət	at	ət	it	it	ɔʔ	ɔʔ	it	it, iaʔ	uʔ
北京	ɤ	ia	ɤ	i	i	ɤ	ye, iao	i	i	y

表 1 的廣州、梅縣在廣東，南豐、奉新、南昌在江西，基本上是從南到北排列，但奉新在南昌的西面，緯度相同。我們比較它們得語音特點如下。

- (1) 蟹止分明：廣州是一個蟹止分明的方言；其他的粵語點也有類似的特徵。但屬於客家話的方言則只有粵北的新豐，蟹 ei/止 i(周日健，1990)，鄰近澳門的中山蟹 ei/止 i，(甘甲才，2000)，其餘地點的客家話則只在口語分，蟹 ai 或 ɛ/止 i，例如梅縣、香港和贛南的於都、石城(劉綸鑫，1999；劉鎮發，2005a)。贛語方言幾乎全部分開蟹止的有永豐(章組不分)，在口語能分蟹止的有高安、上高。蟹止不分是明清和現代官話的特點。
- (2) 能分咸山、深臻：只有廣東、廣西的南部，江西部分地點能分。這是一個從元代開始從北往南的音變。元代反映河北一帶語音的《中原音韻》、明初雲南的官話《韻略易通》，仍然可以分辨 -m, -n 韻尾。到了明末，反映當時官話的《西儒耳目資》就沒有這個特點了。目前仍分 -m/n、-p/t 韻尾的方言，在江西的只有奉新、東鄉、臨川、南豐、黎川、寧都、石城，其中最後兩個地點被列入“客家話”，而奉新已經是漢語方言中能分咸山、深臻的“北極”了。粵東的客家話多數能分 -m/n、-p/t，但也有例外如興寧。閩西除了挨著廣東的武平南部一些鄉鎮，粵北除了南部的新豐、英德以外，也無法分開 -m/n、-p/t。這不奇怪，明末《正字通》作者張自烈是江西宜春人，他所使用的反切，也反映了當時的江西方言不能分開收唇和收齒韻尾了。有趣的是，咸山、深臻的混同是很容易傳染的。1930 年代因為逃難，從廣州移植到韶關的粵語，在 1980 年代有記錄以來已經沒有人能分了。咸山、深臻不分也是明清和現代官話的特點。
- (3) 遇攝三等不混同止攝：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蟹攝混進止攝以外，粵客贛均有不少的方言連遇攝因為去圓唇化都混進止攝，例如粵西的陽江、四邑多數地點。客家話遇攝唸圓唇的只有粵北一些地點例如新豐，贛南的一些點如於都，和粵西的一些方言點。贛語方言蟹遇不混的地點比較多，但南昌、奉新、新餘、臨川、宜黃、永豐等也是蟹遇不分的。這應該是一個後起的變化，因為各地遇攝音值分歧比較大，而且看起來都需要經過[y]的階段。遇攝三等混同止攝是東南方言的地區性變化。
- (4) 曾梗不混入臻：絕大多數的贛語和客家話，都會把曾攝三等和梗攝三四等的文讀混入臻攝三等，一般收前鼻音。南康、上猶、安遠、萍鄉收後鼻音，蓮花、永豐、泰和、於則是鼻化韻，屬於例外。能有效分開曾梗/臻兩組韻的，只有贛語的星子、黎川。至於粵語方言則絕大部份能分，但粵語部份方言如臺山也有類似客贛的情形。曾梗混入臻是長江中下游方言的特點，但延展到江西和廣東。

- (5) 曾梗能分：這方面客贛的表現卻比粵語強。雖然江西和廣東大部份的方言梗攝三四等都有文白異讀，但字數方面卻是客贛的明顯偏多，粵語如廣州話是偏少的。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偏僻地方的粵語，梗攝沒有文白，混同曾攝。本人參考過 1840 年以來的粵語口語材料之後，也發現廣州話的梗攝白讀是“與時並進”的，可能是受到周邊客閩方言的回饋而來的。
- (6) 能分蟹效咸山一二等：多數點的粵語如廣州話，少數點的贛語如奉新、高安、黎川，少數點的客家話如梅縣、大埔。少數粵語地區如四邑，其他大部份地區的客贛方言都不分效攝一二等。但福建西部的反而能分。
- (7) 假攝二三等的母音保留為 a：這在粵語大部份方言，尤其是廣州一帶沒有保留，但是在四邑和多數客贛地點保留。
- (8) 流、通一三等能分等：這是除了廣州話以外，大多數方言都能做到的。

上面的語音比較說明，廣東、江西的方言大都保留了唐宋官話的特徵。但是拿第一名的竟然不是廣州話，而是遠在南昌旁邊的南豐話！可是總體來說，粵語的表現是比客家話和贛語優勝的，而廣東的客家話表現又比江西的客贛方言好，福建境內的客家話最差。受了閩南語的影響，閩西的客家話有鼻化韻。

從語言地理學來看，江西、廣東、廣西南部的一大片方言，基本保留唐宋官話的特徵。從保留程度看，單個點以江西南豐、黎川的最好，但大面積的保留則在廣州附近、西江流域和珠江口一帶。其次是在粵東、粵西和贛南。這麼大面積的唐宋官話，涵蓋了現在被誤判為三種不同來源的方言團體：粵語、客家話和贛語。從前的方言學者沒有用方言地理學來衡量方言之間的關係，只靠一些非語言學的感情因素，割裂了三個兄弟方言團體之間的同源關係。

三個團體之間在韻母方面的差別，主要是客贛保留了介音，而粵語多採用央母音。此外，粵語完整保留蟹止的差別，曾梗的韻尾，但總而言之粵客贛之間是同多於異。客家話跟其他唐宋官話間的差異，其實只有聲母：非組的重唇字和知組的塞音字。粵語、贛語都缺乏這些特點，可能是客家話通過閩西的時候，從當時的閩語的接觸而得到的。

可能有人會說，粵語是濁聲母平上送氣、去入不送氣。而客贛是不論平仄送氣的方言。兩類是不同的。其實只要小心看，用聲母送氣特徵來區分方言是不適當的。南方方言中平聲和上聲送氣的方言，也就是粵語和客贛。南方方言的濁音清化一般按照平上去入的次序，去聲和入聲清化已經是明代中葉以後的事(李新魁，1991)。因此，儘管大鵬話擁有粵語的韻母，但送氣規律跟客贛無異。廣東的吳化片粵語也是不論平仄均送氣的。此外，除了客家話以外，無論粵語或者贛語，聲母的內部分歧都很大。例如說，無論贛中或者四邑地區，都有端母唸 l 或零聲母，透母唸 h，精組或者章組聲母唸塞音的情形。但我們不會因為這樣而把他們另外立類。

3 閩南話是唐宋官話化的中古閩語

閩南語是跟唐宋官話後裔差別比較大的，主要是語音結構上的差別。一是有文白異讀，二是連讀變調。

所謂文白異讀，就是用來念書的字音，跟口語的字音有顯著的差別。這在漢語方言中是常見的現象。例如說，客贛方言在梗攝三四等都有 in/ian 的文白異讀現象，但在其他韻攝卻沒有。根據本人的統計，廣州話和客家話的文白異讀字大約在 300 個左右。但是閩南語的文白異讀卻是廣泛地存在的，幾乎每個常用字都有文白。周長楫(1991)就列舉了閩南語的 1640 個文白異讀。

以前很多學者都研究過閩南語的文白異讀，雖然沒有一致的結論，但是一般認為是語音層次的問題：不同的發音代表著不同時代進入閩南語的詞彙。例如說，“東南西北”的“西”在上古時期就進入閩南語了，韻母是[ai]，但“西瓜”是漢代以後傳入中國西北，本來稱為“水瓜”，閩南一帶借用“西瓜”一詞應該是過去不久的事。但是，過往學者只注意閩南話口語和讀書音的對立，沒有把閩南語看成是中古閩南語和官話語言接觸的產品。

根據學者們的觀察，閩南語在五代甚至在唐以前以前就已經形成，並擁有一套完整的語音系統，特點是有鼻化韻、有喉塞音韻尾，但比較少 m/p、n/t 韻尾。跟唐宋官話接觸以後，幾乎完整地接受了唐宋官話的音系為讀書音。但經過多年的融合，也改造了一些官話音為口語的音系。表 2 是廈門方言文讀音和白讀音的比較。

表 2a 廈門文讀音(開口)

	一等	二等	三四等
果	o, ai		io
假		ua. a	ia
蟹	ai	ai	i
止			i
效	au	au, iau	iau, au
流	u, au		iu
咸	am, iam / ap, iap	am, iam / ap, iap	iam, am / iap, ap
深			im, in / ip
山	an / at	an / at	iɛn / iɛt
臻	un		in / it
宕江	/ k, ak	/ k, ak	i , / i k, k
曾	ɪŋ, in / ɪk, it		ɪŋ, in / ɪk, it
梗		ɪŋ / ɪk	ɪŋ/ ɪk

表 1b 廈門文讀音(合口)

	一等	二等	三四等
果假	o	ua	ia

遇			u, iu, (莊)
蟹	ui, ai	uai	ui
止			ui
咸			uan, uam, uaŋ / uat, at
山	uan, an / uat	uan / uat	uan / uat
臻	un / ut		un / ut
宕	/ k, ak		, a , iŋ / i k, ak
曾梗	/ k, ik	a / k, ik	ɿ / ik
通	/ k		i , / i k, k

本人曾經比較廈門文讀音和香港客家話的發音(劉鎮發, 2005b)。排除了音調上的不同, 兩者在大部份的韻攝都是同音字。以致本人在沒有任何訓練下, 90年代初到台灣時馬上聽懂閩南語新聞。兩者差別在於: 開口韻的差別只在於後者能分蟹攝一二等(i/ai), 和山攝見系一二等(n/an); 合口韻是後者能分山攝二等(an)和三四等(ien), 以及宕江攝()和通攝(u)。具體來說, 香港客家話多了 i, n, i i, i n, t, u, iu uk, iuk, iaŋ, ak (i i, i n 是很少出現的音節), 而 iaŋ, ak 是梗攝三四等的口語音。廈門話則在曾梗攝多了 ɿ, ik 這兩個音。這說明了閩南語的文讀音取材自唐宋官話, 同時爲了適應閩南語的音系而做出了一些改造。我們再看閩南語的白讀音, 並且以溫州的白讀音比較。

表 3a 白讀音(開口)

	一等	二等	三四等
果廈門	ua, a, ia		
溫州	u, a		
假廈門		e	e
溫州		a	ei
蟹廈門	e, ui	e, ue	ue, e, ai
溫州	e	a	ei
止廈門			e, ai, u, ua
溫州			ei
效廈門	, o, a	a	io
溫州	ɜ		iɛ
流廈門			au, iau
溫州	ɜ		au, iau
咸廈門	ũã, a / ah, a	a, ĩ / ah, ueh	ĩ / ih, ah
溫州	a	a	i / e
深廈門			am, iam, ã / iap, ap, ueh
溫州			aŋ, iaŋ / i, ei
山廈門	ũã, ã, ũãĩ / uah	ũã, ien, iŋ / ueh, ah	ũã, ã, ĩ, uan, in, iŋ / ih, ah, ueh, ioh
溫州	a / a	an, a / a, i	i / i, ei
臻廈門			un, an, ien / at, iat
溫州			aŋ, iaŋ / ai, iai
宕江廈	, a / oh, uh	, ãũ / ak, oh, auh	, ãũ, a / ioh, iah

溫州			i / ia
曾廈門	an, in / ak, ueh, eh, iah		in / iah, at, ah
溫州	/ ai		aŋ, iaŋ / ai, iai
梗廈門		ĩ, ẽ / ah, eh	ĩã, ãã, an, ĩ, in, ãũ / iah, ioh, eh, ah, ak
溫州			aŋ, iaŋ / iai

表 3b 廈門白讀音(合口)

	一等	二等	三四等
果假	e, ua	ue, ia	
溫州	o, a		
遇廈門	u, ue		ua, i, ue, iau,
溫州	ey		ei
蟹廈門	ue, e, u, ua, ai	ue, ui	ue, e, i
溫州		a	ai
止廈門			e, ue, ai
溫州			ei, y
咸廈門			aŋ, an / uah
溫州			a
山廈門	ũã, ŋ / uah	ŋ. ũãĩ / uah, uih	ũã, ŋ, iŋ, ĩ / eh, uh
溫州	ø, y		y
臻廈門	ŋ /		ŋ / ik
溫州	ø, y		y
宕廈門	, ãã / eh		a , ɿ / ak
溫州	u , a		y
曾梗	/ ik	ũãĩ / ik/uih	ĩã / ik
溫州		iɛ	
通廈門	a / ak		a , ɿ . ãũ, im / ak, ik
溫州			iɛ, y

閩南話的白讀音其實混合了不同的層次。一方面它保留了唐代以前，還沒接觸唐宋官話時的發音，特點是有鼻化韻和喉塞音韻尾，以及元音高化、單母音化等。這和南部吳語相當類似。現在的南部吳語已經沒有鼻化韻和喉塞音韻尾，變為單純母音和母音韻尾，但從歷史語言學的角度，它們在唐代以前應該是相似的。

閩南話在接觸唐宋官話以後，帶來了新的語音結構和詞彙。這和日語、韓語接觸漢語的情況有點類似。但閩南話的音節結構和唐宋官話相似程度高，模仿的時候不需要太大的力氣，也不需要太多的改造。但是部份的改造還是發生了。部份的唐宋官話，以及後來的明清官話深入民間以後，也改造為閩南話固有音節的鼻化韻和喉塞音韻尾，成為“新白讀層”。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閩南話的白讀層次很多姿多彩，不像文讀層般單調。

以廈門話為例，我們可以留意到閩南語的白讀音，深攝、臻攝白讀多混同咸攝、山攝文讀，另外曾梗兩攝白讀也有混同臻攝文讀的情形。這可能是唐宋官話進入的時候，咸山的發音跟閩南話深臻的發音很像，閩南人直接用這個發音來讀書。在開口韻裏

面，閩南話的白讀比較像南部吳語，但在合口韻就很難找到共同點了。這是因為閩南語和南部吳語在撮口韻上發展的分歧所造成的。

4 討論

學者們在討論中國南方方言尤其是客家話的時候，總是使用了羅香林的觀點，認為粵語、贛語、閩語都是唐到五代以前就在南方形成，而客家話是在宋代以後，從北方移植到粵贛閩之間的山區的。但是這個觀點沒有經過語言學、生物學、民族學等科學的嚴肅驗證，便草草成為定論，割裂了唐宋官話各個後裔間的關係，也弄到客家人和客家話的定義上屢生問題(Norman, 1986；陳支平，1995；林嘉書，1994)。事實上，趙桐茂等(1991)已經指出，全國各個漢人群體的免疫球蛋白中，廣州人和梅縣人的最相似。黃淑娉(1999)則用人體特徵的數據，說明廣東粵、客、閩三個群體中，粵語和客語的群體在來源上有共同特點。徐通鏞(1996)利用語言年代學的方法，驚訝地發現廣州話和梅縣的分化只有 700 年左右，跟北京話也只有 800 多年而已，但它們跟閩語的分化則在一千年以上。本人也注意到，珠江三角洲一帶的居民，有“珠璣巷”傳說，說明自己的祖先是兩宋之間，經過江西來到廣東的。這些發現都與以上的語言學比較結果相呼應。

有關閩語的形成，學者們如丁邦新(1998)就指出，閩語是從南部吳語發展出來的。但他們還沒有從語言接觸的觀點來討論，閩南語如何從語言融合中形成。閩南話和其他漢語的主要不同，是它在接受唐宋官話的同時，沒有放棄自己的語音和詞彙系統，造成一個龐大、融合了多個來源的語音系統。這跟越南語、日語、韓語的情況類似，不同的是閩南話跟唐宋官話是同源語，訓讀的發音差別沒有那麼大而已。

客家話在形成的過程中與閩南話的接觸比較多，因此也摻雜了一些閩南話的特點，例如非組的重唇讀音。但是總的來說，客家話和粵語、贛語的語音特點相差不大。作為唐宋官話的後裔，這幾個方言的共同特點是可以說明他們之間的關係的。

參考文獻：

- Norman, J. (1986) What is a Kejia dialect? Proceedings on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Academia Sinica, 12/86
- 北京大學中文系語言學教研室(1989)《漢語方音字彙》，文字改革出版社
- 陳支平 (1995) 《客家源流新論》，廣西人民出版社
- 丁邦新 (1998) 《丁邦新語言學論文集》，商務印書館。
- 甘甲才 (2000) 《中山客家話研究》，汕頭大學出版社
- 黃淑娉 (1999) 《廣東組群與區域文化研究》，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 李新魁 (1994) 《廣東的方言》，廣東人民出版社
- 李新魁 (1991) 〈近代漢語全濁音聲母的演變〉，中國語言學報第四期，轉載於：《李新魁自選集》，河南教育出版社 1993，182-206
- 梁方仲 (1980) 《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上海人民出版社
- 林嘉書 (1994) 〈對客家遲來說的再研究〉，《國際客家學會論文集》(謝劍、鄭赤琰主編)，1-24
- 劉綸鑫 (1999) 《客贛方言比較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劉鎮發 (2000) 〈現代粵語源於宋末移民說〉，《方言增刊：粵語研究(第七屆粵方言學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pp76-83.
- 劉鎮發 (2005a) 《香港原居民語言 – 一個消失中的聲音》，香港中國語文學會出版
- 劉鎮發 (2005b) 《閩南語文讀音和客家話的韻母比較》，第九屆閩方言學研討會，福州，25-27/10/2003
- 羅香林 (1933) 《客家研究導論》，石山書室(廣東興寧)
- 吳松弟 (1997) 《中國移民史，第四卷：遼宋金元時期》，福建人民出版社
- 徐通鏘 (1996) 《歷史語言學》，商務印書館
- 袁家驊等 (1959) 《漢語方言概要》，文字改革出版社
- 趙桐茂等 (1991) 〈中國人免疫球同種異型的研究：中華民族起源的一個假說〉《遺傳學學報》，18(2): 97-108.
- 周日健 (1990) 《新豐方言志》，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 周長楫 (1991) 《閩南語與普通話》，語文出版社